

[诗 页]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献给建党 90 周年

■ 阿 福

从嘉兴南湖之畔起航
用铁锤砸碎巨浪
用镰刀割断急流
用太阳的颜色凝聚力量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红色的方阵
南昌起义的领带是红的
得胜志壮
井冈山的枫叶是红的
红得耀眼
遵义会议的灯光是红的
红得鲜明
长征路上的领章帽徽是红的
红得血性
延安窑洞的炉火是红的
红得高昂
天安门城楼上的灯笼是红的
红得耀眼
香港澳门回归的礼炮是红的
红得奔放
我们的队伍走到哪里
哪里就是红色的海洋
因为
红色路标
就是太阳的方向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英雄的方阵
从方志敏写下的自白
可以读懂信仰的力量
从刘胡兰稚嫩的神情
可以读懂生命的芬芳
从江竹筠身上的鞭痕
可以读懂忠诚的诗行
从董存瑞挺直的右臂
可以读懂誓言的铿锵
从黄继光跃起的身姿
可以读懂青春的飞扬
从焦裕禄清瘦的脸庞
可以读懂公仆的衷肠
从孔繁森坚毅的目光
可以读懂党性的光芒
……他们走了
走在共和国的国歌里
感动天地
无比响亮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钢铁的方阵
诞生于苦难深渊
所以有战胜苦难的意志
在百色恐怖中呼吸
才有气吞山河的胸膛
在血雨腥风中成长
才有坚如磐石的脊梁
在枪林弹雨中历练
才有攻坚克难的胆量
啊
在苍茫大地
我们的队伍
把一个中国从苦难和战火中托起
托起了一个时代
托起了一个民族
托起了一个太阳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冲锋的方阵
为了新中国走向富强
为了土地的主人收获希望
为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
我们的队伍又一次冲锋在前

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
穿越沧桑
纵横沉浮
一路豪迈
一路荣光

歌星的世界

■ 符芳玉

你听呀!我的朋友!
鸟儿在唱歌!听那
燕子的呢喃,
海鸥的号角,
喜鹊的脆笛,
还有布谷的闹钟,
他们,都是大自然的杰作。

对于我来说,
鸟叫就是最美的话语。
如果说音乐家的作品如此美妙,
那鸟儿就是大自然培育的音乐
神童。

大自然是一块宝石,
鸟儿是点缀在宝石上,
圣洁的星光,
歌声是落在宝石,
周围的光环。

大自然的歌手呵,
你在吟唱什么呢?
你是想用清脆的歌,
装点这五彩的世界么?
(作者系在读六年级学生)

[岁月山河]

钟楼，都市里的另一种乡愁

■ 王卓森

海口钟楼伫立在海甸溪的岸边已经很多年了，好像是另一个时代的话语。朝北望去，是高楼林立的海甸岛，上面有一座椰子树种得很多的大学，有全国各地的学生来此读书，人文的气息日渐浓厚。循着溪水向西望，是一片舟楫往来的景象，这是新港码头，连接着琼州海峡的水运，每年春节甫至，过海的南北旅客拥挤穿梭，让人看了直有浮生如蚁之感。南望，是得胜沙路、中山路、博爱爱、新华路等街区，街道两边，是一排排挨肩的骑楼。骑楼大多两三层，高不过钟楼，但两者却能越过风雨和烟火相望于始终。它们似乎是身世相似的人，小心守候着海口的过去和现在。

海南人说话里的“将老”，就是海口钟楼，不会说海南话的岛上其他方言区的人，也把海口钟楼叫做“将老”。我在海甸岛读书的时候，父亲来看我，在南宝路车站下了车之后，就不断问路先寻到钟楼，再从钟楼底下走过人民桥到我的学校。回家后，母亲问起他怎么寻到我学校的，父亲说，从“将老”底下跨过一座桥就是了。好像很久以来，海口钟楼已经不是市民听钟对时的建筑物，而是这座城市的地标了。街头书报亭里售卖的一些海口地图上，钟楼的位置上还画出了一座钟楼。这和很多事一样，沉淀过后，命运终将流转。

先有咸丰朝的对外口岸海口，后有1929年的海口钟楼。南方人开埠和兴市，总是比较温和。侨民往来的海口，没有马踏天下的野性烟尘，却有徐徐南来的熏风。一时间，商贸云集，码头繁忙，街市熙攘，忽然间有在外面大世界见过稀奇和新文明的人惊呼了一声：这海口着实少了一座钟楼！文献上说，当年是一个叫周成梅的商人发动海外侨胞捐款集资仿照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的钟楼，建成了高五层、混合结构的海口大钟楼。报时的音响由两个生铁铸成的一大一小的鸣钟组成，每隔半个钟头报时一次。一个轱辘卷上十多米长的钢丝绳，另一端吊上一个大铁砣，利用垂直重量启动行，吊砣从四楼垂落底层，要历时两天，每隔两天必须转动轱辘将吊砣卷上五楼。

至此，海口人的上班、开会、吃饭、睡觉、开市、收市、喝茶、约会就有了周而复始而统一的时间。只是辛苦了操作大轱辘的守钟人。他不仅得有一副好臂膀，还得有不厌其烦准时升砣的优良秉性。他准时升砣了，钟才能准时报鸣，他好像就是一只钟呢。砣升慢了或快了，要误多少事啊。后来，钟楼换上了电子钟，就不知道还要不要专职的守钟人了。只是听惯了铁钟鸣响的海口人，乍一听电子亮丽的声音，耳朵一下子有些回不过神来，一边恍惚，一边思量；时代的前进，是不是从新的声音入耳开始的呢。

海口钟楼，它似乎就是邻居家的一件器物，只有邻居才能说出它的前世和今生。我一个文章写得很深沉的朋友去年写过它的斑驳旧影。在他的笔下，钟楼是一个个生动的画面和一缕缕萦绕的况味，是人与一座建筑物在这座城市中的呼吸，是熟悉中的近景和远景。而我不同，我从乡下来，对钟楼也只是乡村式的感受。以前，乡下人上海口，必逛百货大楼，购物或看新商品，心里有一种满足。到了百货大楼，抬头朝新华北街尾望一眼，就看见钟楼了。如果要拍一张海口留念的照片，最好的背景要么是海口公园，要么就是钟楼了。这张照片里，人立在长堤街边，车来车往的市景之中，一座红色的钟楼突兀地站在身后，是很能让乡下人印象深刻的。毕竟，钟楼不是假山，什么地方都能见到的。

儿童公园没有开辟以前，钟楼周遭基本没有什么休闲设施，平常还算清静，只见一些鸟儿站在树上，在它们的世界里说话，互相啄啄羽毛；一些孤独的人在徜徉，徜徉不出孤独；一些附近学校逃课的中学生坐在草地上抽烟，青春比身边的青草还嫩绿；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睡在水泥条凳上，头下总枕着一只脏兮兮的布袋子；一些外地渔民在溪边泊船，黄狗在船舱间窜来窜去吠叫，渔民白天卖一些新鲜的小鱼，晚上坐在船头喝完酒后，就三三两两结伴去走大街，深夜再折回船上睡觉，倒是省却了不少旅馆费。本地建省办大特区初期，最热闹是海口宾馆、望海楼、南天大酒店、华侨大厦、泰华酒店这

些地方，红男绿女，珠宝光气，烧钱的景象，让汗滴砸土的民工很诧异，回家过年时每每当作传说给老婆孩子听。那时，钟楼还是没有多大的热闹，就是一个市民、闽海客和民工晚饭后到此散心和乘凉的地方罢了。有人撑起了一块块塑料布，布上扎了满满当当的气球，被海风吹得东摇西晃，几杆气枪架在木托上，不时有闽海客、民工前来托枪射气球，射脱靶了，就互相揶揄，发出一阵一阵快乐的笑声，紧跟身后钟楼的钟声交织在一起，让空气中充满了异样的虚幻。气球被射中，啪啪破开的声音很刺激，这声音，像来自这座城市夜深处一些人破灭的梦。这时期，有好几万人渡过琼州海峡来到岛上，欲望坚挺，以面朝大海也能看见春暖花开，但大多最后不得不忧伤地离岛了。他们在海口钟楼、东西湖等处的墙壁上写下了一些留言，有感慨万千，也有酒后乱语。他们梦破的声音，随钟楼的钟声和楼下的流水声渐渐远去。往后一段时间，钟楼下面开了一家茶水店和一家露天的卡拉歌店，日夜茶客聚拢，歌声喧响。我在海甸岛读书的时候，逢礼拜天就到市区里去逛书店，看电影，看陌生的人在眼前来来往往。走过街灯映照的钟楼下，总见一个年轻的算卦先生在摆摊，生意很冷清，好像他清寒的面容。摊布上—本破皮的周易中，不知年轻的先生握住了多少玄机，我跟他聊了很多次，还曾被邀请到过他在义兴街的租屋小坐，他床边躺着一册红皮的毕业证书和不少易经类的书。记得他给我算过一卦，还算有点意思，我给他两块钱，他没收下。今天，海口的天空上依然白云悠悠，钟楼依然挺立，年轻的先生已经远走。世间迷津多，先生便不会少，只是不知他还做不做先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不再年轻。

没有钟楼，海口就少了一种温暖的时光，缺角了一页凝重的历史。钟楼是老海口的牌子，它跟五大马路的骑楼灰街一样，是最能让海口人怀旧的。很多年以前，海口比现在小得多，哪家大门墙上的画像孩子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晚上捉迷藏，可以绕着整座城跑，甚至绕到钟楼后面藏起来。那时，海口是小，但因为有大钟楼的存在，它又显

[诗 页]

追 寻

——写在建党 90 周年的日子里

■ 王斌斌

有一种信念，像黑夜里的明灯，穿过历史的云烟依旧明亮；
有一种信念，像绝境中追寻的一条出路，历经时代的风雨也愈显坚强。
当它把太阳的光芒溶进了镰刀和铁锤，中华大地从此不再沉睡从此改变了模样……

于是，南湖一叶红船荡着新思潮的涟漪悄悄启航，
井冈山八角楼的灯光在为星火燎原扑点光亮，
延安宝塔山挺起了民族抗日战争坚强的脊梁，
西柏坡在运筹帷幄之后不忘“两个务必”精神的传扬。
从此，穿过历史的沧桑，
中国共产党在追寻变革中走向了新的辉煌。

因为追寻，我们的党承载了一段百折不挠艰辛求索的历程；

词三首

■ 王琼升

踏莎行●海口东湖游

三月红花，百年绿树，海口骑楼依稀见。
游丝缕缕萦晴空，匆匆絮语游人面。
飞蝶缠绵，东湖落雁，夕阳西照云烟淡。琼腔唱晚又叠千余，余晖尽把长空染。

因为追寻，我们的党经受了太多的崎岖坎坷而又难以遗忘；
因为追寻，我们的党历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那动人的交响；
因为追寻，我们的党沐浴着科学发展的那一片和煦的阳光；
因为追寻，我们的党为了人民的富足而竭尽所能奋力担当；
因为追寻，我们的党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用以照亮中国前进的方向。

此刻，我们静静地瞻望面前这片平静的海，
追寻的梦想在这里再次起航；
此刻，我们仰望苍穹、俯瞰大地，
追寻的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深情地守望；
此刻，我们坚守着我们美好的精神家园，
让心中的那份信仰在祥和里徜徉和奔放。

因为理想，我们豪情万丈；
因为信念，我们执着坚强。
我想热切地告诉我们伟大的党，
党啊，您是我终生无法改变的信仰！

清平乐●漫步海口假日海滩

月华星淡，情侣依依伴。岸上游裙翩跹地起，假日海滩散漫。 声声细语柔情，南腔北调笑迎。待到西楼月满，钟声楼绕三更。

长相思●情结定安南丽湖

雨丝丝，树青青，一叶轻舟绕湖行。候鸟鸣音惊。 咖啡浓，友情真，南丽湖水隔旅魂，相知未了情。

[乡村纪事]

苦楝树

■ 郑布雄

今年的气候有些反常，都三月底了，还是感到冷。清明节前，回澄迈老家，看到苦楝树才开花，若是往年这个时节，早就谢了烟云般烂漫的花朵，结了绿宝石样的果实，长出满树新叶了。

这推迟怒放的苦楝花!

我们村就在南渡江冲积成的下游平地上，总共才 30 来户人家，以前叫金鼎村，土改时改成了金龙堀。小村人虽然不多，但村场、地却很大，植物繁茂，最外一圈是清一色的木麻黄树，最里边一圈种了可当做围墙的棘竹，两圈之间杂木丛生，其中苦楝树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些树有栽种的，也有自生自长的，只要是靠近谁家的房屋或者长在谁家的园地上，这树就自动有了归属，所以每家每户都有不少苦楝树。

在海南，苦楝树是少有的随季节明显变化的树种之一。春节过后，随着天气回暖，苦楝树光秃秃的树枝上，不几日便开满白中带淡紫的花朵，团团簇簇，气势一点也不比樱花、桃花差，花的气味香淡而苦涩，但闻起来也清神气爽。走在树下，风过花落，缤纷如雨。约二十多天后，花才落尽，每束花都结了果，如绿豆般晶莹。这时，叶子也逐渐长了出来；入夏后，苦楝树的叶子又浓又密，正好为夏作的农人、家畜遮起片片荫凉。这时的果实都长成了，约有小指头般大小，枣形，碧绿滑润如玉珠；秋风起时，苦楝树的叶子也变黄枯去，随着阵阵寒风凋零，到真正入冬，树杈上便只剩下一把把或黄色或黑褐色的果实了。

苦楝树，易栽好活早成材，因此深受村人青睐。我父亲喜种苦楝，到我懂事时，他栽的苦楝树都已经长大成材了。其中，院门前的三棵苦楝树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这三棵树各具特色，最靠院门的一棵长得不高，在离地约 1 米多处就分成两杈，一杈照直向上长，另一杈成 45 度角斜伸出来，仿佛是迎送我们来的手臂。另外一棵树没有大的分杈，呈弓状向村道上伸展。这三棵树通常是我家晚上拴牛的地方，由于牛每天在树干上蹭痒，粗糙的树皮也被蹭得油光发亮了。牛角碰伤处，不久就溢出橙亮色的树脂，树脂又被我门搓成树脂球玩。最了不起的是中间那一棵，我叫它树王，全村再也没有比它更高和更粗的苦楝树了。2 0 多米高的树干直插云天，高出其它树好一大截，居高临下从容地俯瞰着村子，巨大的树冠像一把擎天凉伞，给我家小院布下大片阴凉。树干粗壮处，伙伴们须要两个人才能勉强抱住它，现在想来树径也该有 70 公分左右吧。我一直为这棵树自豪，但也很好奇，为什么唯独它会那么出类拔萃呢?村里的大喇叭原来就架在它那高高的枝桠上，声音能传到村外好几里地。

那年，我家建新房，树王被砍了，要用它的粗壮树干来做大梁。我那时年纪虽小但也感到有些失落，时不时到树头处转悠，看看它那结成褐色的“格”，数着，抚摸着它的年轮。父亲安慰我，能作为大梁是树的最高荣誉了，栋梁之材呢!我知道，在海南农村，人们对房屋的大梁是十分崇敬的：盖新房要举行“升梁”仪式，大宴宾朋；房子老旧拆除了，其它木料可以随便处置，大梁得找两棵树把它架在高处，断不能随意丢在地上。

从树王被砍后，我就爱上了种树，我盼望自己也能种出一棵树王来。树苗自然主要是随处可得的小苦楝。我种树大多在五月六月，那时正是雨季，又不太晒，种上树不用怎么浇水基本上都能成活。但直到上大学离家，我也没能种出一棵像树王那样的参天大树来，它们大多长到约五六米高就被台风打折主干或者干脆分成几大杈，高度上不去了。

后来，我在海口成家，按照澄迈风俗，在老家布置新房。我母亲叫人伐了我种的苦楝树，请村里的木匠打制了婚床、衣柜、书桌、沙发等一整套家具。这时有人告诉我，海口人是不用苦楝做家具的，苦楝、苦楝，说来就难听。我没有想到，苦楝树竟然还要忍受着这样莫名其妙的偏见。那一天，我抚摸着一件件打制得并不精致的家具，闻着那略带苦味的木香，心里涌起阵阵别样的亲近和感动：它生命顽强，无需照料可以自己成材。它出身卑微，但品格清高，“苦楝树”木质坚硬，农村人把它在泥塘中泡上几年，便能做到不蛀不裂。它品味苦涩，却可以灿烂地开花结籽，撑起似锦花团，如盖绿荫，从容经风受雨。也许，在别的地方，别的人那里，它真的算不了什么，但是在我们家，在我心里，它就像一位亲人，朴实、坚韧而亲切。

那天的批斗会，人山人海，把一个学校的大操场围得水泄不通，除了奶奶外，还有三位“阶级异己分子”。他们和奶奶一样，双手都反剪地绑着，一个个地跪在台上。批斗会持续了五个钟头，奶奶有点支撑不住了，双脚全麻了，她突然站了起来，想伸伸腿子。这一幕，让全场惊讶了，人群中传来为她喊冤的声音。吴队长一个箭步走到奶奶的背后，抬起她的左腿，狠狠地朝着奶奶的后腰重重地踢下，奶奶不堪一击，软泥般的倒在地上，那把黄花梨木梳从她的衣袋里滑落在地，将她满口的牙齿和爷爷早年凝结在木梳上黑紫的血斑溶在了一起。奶奶突然来了精神，伸出双腿，企盼将那把黄花梨木梳交回至自己的眼前。就在她拼命一搏的时候，那队长拾起黄花梨木梳，抡起一把大锤直往上面狠狠地砸下去，奶奶惊呆了。一声沉闷的脆响，木梳断裂了，在它从队手里跌下来的瞬间，奶奶的心也彻底碎了，一如那掰成两半的黄花梨木梳。爷爷屈死异乡的亡魂和奶奶不幸的一生就这样将我的思绪埋葬在忧伤和哀痛的深处，始终挥之不去的那把东方黄花梨鸳鸯纹木梳，也伴随在我一生的记忆里。

东方感恩文化“海航杯”大型有奖征文

奶奶的黄花梨鸳鸯纹木梳

■ 王路生

起木梳，深深地吻它的时候，一滴泪，已湿润了梳子面。

父亲说起这段故事时，我感到凄美的爱情竟是如此扣人心弦，只不知，在爷爷离去的那些年月，奶奶一个人在家，要承受多少情感的煎熬啊。

终于有了爷爷的消息。村里的一位兄弟从南洋那边回来了。奶奶知道后满心欢喜，直奔那位兄弟的家。奶奶简直不相信这是事实：爷爷的梦魂在异乡断了！那位兄弟交给奶奶两件遗物：一把黄花梨鸳鸯纹木梳，一件破了洞的血衣。木梳上的滑面质感没有了，有的，只是黑黑的血痕。奶奶曾经的爱情在这把黄花梨木梳的记忆里全给毁了。那把木梳染透了血，洗不掉，如同我的记忆。至于那件血衣，我一直解不开它的谜面。

我无法想象，在奶奶向我述说爷爷在南洋的往事时，她的内心该是怎样的波澜翻涌而强忍于表面的平静。我知道，那把黄花梨木梳，其实是她生命里的一半，也是爷

爷的一半。可怕的是，爷爷的离去，余下奶奶空荡荡的心房，失去生命的另一半的她能否支撑下去而且能够支撑多久？我不敢想象也不敢妄下结论。

自此，奶奶不再梳头。只是坐在床头，望着那把东方黄花梨木梳，神情哀戚。我感到隐痛的心有了爆裂的感觉。拿起那件血衣，奶奶轻轻地抚摸着，似乎里面尚有爷爷的余温。有好几次，我都看见，奶奶一手拿着空荡荡的血衣，一手拿着那把黄花梨木梳，在血衣的周边比比划划。我知道她是想将爷爷的魂招回来，以免他在外当孤魂野鬼。就在她招回的当儿，我手脚麻利地烧上三支好香，插在爷爷的亡魂牌前面的炉内。饭，奶奶是少吃了，与她睡觉的时候，她常常在梦中一个劲地叫着爷爷的名字，我惊醒之际，看到四周黑压压的一片，有斑斑在屋后的林子里“咕咕”地鸣叫声传来，直把我吓得把被子蒙得严严实实，把爷爷的魂和我的恐惧隔开。后来，我再也不敢和奶奶

一起睡觉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爷爷和伯父因为出洋的关系，家里被视为所谓的“外通特务黑户”。奶奶不信这个邪，天天与工作队的吴队长吵着一个理：“别乱扣帽子”，并诉说起爷爷的旧事和生死离别的苦痛。吴队长不吃奶奶的忆苦思甜这一套，硬拉她充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反绑着手站在台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一二月月，她就要上台参加如此荒谬到顶的滑稽闹剧。许多年不梳头的她，那天起得特别早，端坐在床前细心地梳头。我伏在床上，不解地望着她，她冲着我微笑着，这是自爷爷去世后奶奶第一次绽开笑眉，那神情就像一幅古画，让我坠入一种遥远的感伤中。她深深地吻了我，然后走了出去，门外的民兵早已恭候着她。